

## —發光的地圖—

### 詩人學者余光中的讀書經驗

訪問時間：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訪問地點：聯合報第二大廈五樓

訪問人：陳義芝、孫梓評

唯有訓練自己從無味中讀出味來，才是真正的快樂。只是關於詩裡所隱含的「密碼」，應該是一種蛛絲馬跡或如冰山一角。如果今天詩人所書寫的一種絕對隱密的私人經驗而無法和大眾經驗做連接時，詩人應該對自己的暗示做負責。

如果你單純是個讀者，可以依照興趣選擇性地讀詩。如果你本身就是個詩人，那麼讀詩就是在觀摩別人的藝術。

#### **傳記，接近偉大心靈的方式。**

與詩人余光中約在聯合報大樓一樓碰面，利用他北上參加一九九六年聯合報《讀書人》專刊「最佳書獎」典禮前的一小時進行訪問。只見透明落地窗外流動著城市的夜色，而詩人的身影徐徐從夜色中走來。

很快地，我們到達安排訪問的地點。余光中先談起自己最近閱讀狀況，竟是沒有時間閱讀。呈獻被動狀態的閱讀現況，除了為人寫序、評審，以及上課備課之外，幾乎沒有自己的閱讀時間。一如現代人讀書的毛病——「走馬看花」，晚上回家之後，報紙、電視、雜誌、來信，都得花時間去閱讀。反倒是長期旅行的時候，能偷空看書。如八十五年八月到英國，就買了艾略特和王爾德的傳記。余光中覺得，閱讀傳記，是接近偉大心靈的最好方式。倘若是讀作家或畫家的傳記，更可以與其作品相印證。例如他翻譯《梵谷傳》就是一次深刻又特別的啟發。此外，傳記也是良好的教材，無論是正面或反面的。看他們成功的部份，知其何以成功；看到一個悲劇英雄的故事，可以得到安慰，想想自己的挫折也就不算什麼了。所以在退休之後，若有更多的時間，除了古典文學中一些詩人的全集，如《蘇東坡全集》之類是他想先著手閱讀的之外，一些他一直想要翻譯的作家或畫家的傳記，也在優先考慮之中。

## 無法單獨化驗的養分，智慧之書

在余光中的閱讀經驗中，有一種書，被稱作「智慧之書」。這樣的書是能一看看並不斷於其中反芻新鮮道理的。如朱光潛的幾本書：《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等，深入淺出，在他在中學時代有很大的引響，乃至今日寫理論文章亦受當時的啟發。有許多書如武俠、偵探小說，不會想看第二次。但看詩就不同，也許其中缺乏情節性，卻能咀嚼出新滋味，好比唐詩宋詞的雋永即是。

他並提到在成長過程中，由於生活背景的不同，從小所閱讀的舊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至今耳熟能詳，並且因為這些古典小說介於文白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看了之後，對中文就能通曉。比起看純粹的古文要來得好。基於這樣複雜而不單純的閱讀起點，要他說出一本啟蒙書，或是印象深刻的閱讀經驗，實不勝枚舉。

余光中還提到：他創作詩的心路歷程和詩是一樣的。從古書到新詩到英文詩。早年他讀古詩感覺甚好，讀三〇年代的新詩並不喜歡，後來讀了許多伊莉莎白時代、浪漫時代的英文詩。慢慢地，才開始用白話文寫詩。

## 一首像樣的詩來自扎實的散文基礎

我們知道，散文是一種易寫難工的文體。要如何去鋪陳一個氛圍、一份道理，或是說好一則故事……而能言之有物，不失之鬆散，很難。因此余光中提及自己創作詩和閱讀詩之間的關聯時說起：因為他本身的背景特殊，所以在求學過程及現在教學備課的工作中，約有一千首左右的英詩是他熟悉的。而這些，加上中國古典詩文、現代民族的語言和他翻譯經驗，在貫穿綜合之後，都成為了他創作時的養分。

正如艾略特常說的一句話：「任何詩要寫得像樣，都要有很扎實的散文基礎。」余光中提到許多人說他寫散文其實是從寫詩的筆法來，關於這一點，他很贊同艾略特的說法。

除了讀詩之外，他也看了不少文言文書。像《徐霞客遊記》或《龔自珍全集》中詩的部份，都很迷人。《世說新語》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是精采之作。如《世說新語》是一部濃縮小品，一個小小世紀，一個小小故事，一句妙語，十分精練。

談到古今中外最欣賞的詩人，余光中說自己最喜歡的詩人並非莎士比亞，反而是濟慈的感性常常能打動他。另外，常有二、三流的詩人啟發他。

如二十世紀初的詩人：Edward Thomas 和 Edwin Muir，都不是大師，但給他許多啟發。後者曾把卡夫卡的書翻譯成英文，而且詩和散文都寫得很好。至於詩的音調方面，則受過艾略特和葉慈的影響。

## 精讀和略讀

提起自己曾翻譯過三百多首英詩，余光中說：這是一種「精讀」。他覺得一個社會的文化要發達，需要諸多專業讀者，如作家、編輯、教師、翻譯者、評論家……然後帶領一般大眾讀者去閱讀，讀書風氣才會風行。

不過一般人印象中覺得不「精讀」成不了氣候，事實上，「略讀」也很重要，因為一個人所看過得書有許多是粗枝大葉地瀏覽的。但是這些「泛泛之交」也很重要。一但我們想深交時才能其門而入。平時淺淺交情是除了「精讀」之外的朦朧地帶，此腹地愈大愈好，當我們想深入某一領域時便能順利展開。一部《論語》治天下固然好，若有許多其他知識的輔助，必然可以擴大更多視野。

## 讀者與作者，追尋與發現

至於如何讀一首詩，余光中說：你得先問問自己目的何在？如果你是一個學者、評論家，那就必須有分析的工作。對於語言背景、作者生平、是否有特殊事件都得注意。如果你單純是個讀者，可以依照興趣選擇性讀詩。如果你本身就是詩人，那麼讀詩就是在觀摩別人的藝術。

就這三個角度出發，余光中還有一些其他的看法。他先說到一名學者和一名詩人在課堂上教詩的異同。他說：固然學者有很好的涵養、準備，但當詩人拿出一隻小鳥給學生看時，他教他們看到的是飛翔；學者拿出一隻小鳥時，學生往往只看到一具標本而已。這是因為詩人會飛，所以知道別人飛得高不高，與隱藏其中的困難度。而詩人也更能對別的創作者的創作環境、感性與理性因素，感同身受。而且因為詩人寫過各類的詩，所以更加容易看見一首詩的精彩或看穿一首詩的不足。

對於當代詩壇中生代或新生代的詩，余光中也讀，除了評審文學的稿子和送來的書是一種強力指定閱讀之外，他自己覺得普遍仍讀得不夠。不過他對現代詩壇有一基本建議是：「一切自由都是由鍛鍊而來」。他並且舉了艾略特的話——「藝術之中並無自由可言」，以及孔子所說的「從心所

欲而不逾矩」。當自由和規定合而為一時，就會無往不利。因此他覺得現代詩人最重要的是先從各種難的形式中去鍛鍊自己。如練武之人在腳上負重物，一旦重物拿開，會得到輕盈與自由。當然他也同意寫詩時必須不斷有實驗。然而實驗會有成敗，成功者可供參考。但是所謂實驗要修成正果，正如唸書或欣賞藝術，由奇怪而奇異而奇妙。如果創作者依由興趣的發展卻只能停留在奇怪的階段，那就會和別人的溝通發生問題。曾經有人問畢卡索說：「畢卡索先生，你真了不起，你不斷地追尋。」結果畢卡索回答他：「哪裡，我不斷地發現。」可知我們不但要「追尋」，追尋的結果更是為了要「發現」。

而從難中鍛鍊自己的道理對讀者亦然。唯有訓練自己從無味中讀出味來，才是真正的快樂。只是關於詩裡所隱含的「密碼」，應該是一種蛛絲馬跡或如冰山一角。如果今天詩人所書寫的一種絕對隱密的私人經驗而無法和大眾經驗做連接時，詩人應該對自己的暗示做負責。

同時身兼讀詩人與寫詩人的余光中又是如何閱讀自己的詩呢？

他說，如果用上述的說法來詮釋的話，那麼，《在冷戰的年代》非常具有實驗精神，《白玉苦瓜》則是收成期，是發現而不是尋找了。不過他同時也肯定《在冷戰的年代》的實驗精神，因為沒有尋找就沒有發現。假設他要向讀者推薦一本自己的詩集的話，他建議不妨從《白玉苦瓜》著手。

## 閱讀，一張發光的地圖

當余光中不讀書時，他閱讀圖畫和音樂。他看中國古典山水畫，還看西畫，字文藝復興時代以前，從原始派到抽象派。情況允許時，在美術館看。情況不允許時便退而求其次，看畫冊。生活中閱讀畫冊也是一種極大的美感與快樂。在一幅畫中，他常看到意象的提煉，介於具象與抽象之間，如詩一般。音樂方面則頗多興趣，國樂、西方古典樂、爵士樂；搖滾樂等都是。聽音樂與讀書不同。讀書需要識字，但音樂有時是純感性的卻又能啟發許多思考，非常特別。在音樂中可以聽出崇高與卑下、慷慨與狹窄，一種類似「情操」的東西，可是音樂明明又是如此抽象的符號。

詩人並且透露一項特別的嗜好——閱讀地圖。他說自己已蒐集兩、三百幅地圖。每到一個新地方便是先買地圖，因而對異國地域知之甚詳，反應在遊記書寫中也就讓讀者更見其深與廣。他覺得經具體的山水用抽象符號標在紙上，人們觀賞時猶如神祇，居高臨下，萬事萬物皆精細準確。而且又具實用價值，當你置身其中，會發現圖上所開出的寓言都會一一兌

現，那種滿足，是一種智者的滿足。詩人還順便提到，他覺得一個真正旅遊者，無時不在旅遊之中。因為在出發之前早以神魂飛揚忙於準備；實地觀察時又忙於尋找資料，良機稍縱即逝；回來後還要將記憶深刻化、固定化，同時也要看許多參考書。

快速地結束了時間，詩人余光中馬上要趕往一九九六年讀書人贈獎典禮的現場。聯合報副刊副主任陳義芝偕我同行。一行三人在往敦南誠品的計程車上，我突然發現：一名真正的讀書人和一名真正的旅遊者是沒有什麼兩樣的吧？當詩人，在他的閱讀版圖上留下思緒激盪的靈光；我們的方向，正駛入夜晚喧鬧的街道。而這城市，在車窗外流動，慢慢拉開來，就像一張，發光的地圖。

……選自《閱讀之旅》，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6……

### 賞析：

這是一篇有關「閱讀」的採訪稿。閱讀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增進我們的知識，還能學習待人處世的道理。余光中自己曾說：「名牌可以不穿，名著不可不讀，不穿名牌未必寒酸，不讀名著一定貧窮。」外在物質的追求是令人疲累的；內在的充實卻是永久，每一次的閱讀都能讓人感受到心靈的洗滌與愉悅，這不是一般的物質享受能夠擁有的。不論地位、不論年紀、不論貧富、不分種族，每一個人都可以到閱讀帶來的震撼。

閱讀，人人都會，但是要如何閱讀，讀什麼書？怎麼讀？可就有學問了。本文藉著訪問于光中個人的閱讀經驗，也提供給大家閱讀的參考與方法。余光中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國家文藝獎得主。在四十多年的文學生涯裡，以現代詩和散文享譽文壇，之外，他還寫評論，從事翻譯、編輯，以獨特的眼光和文筆，對人世有悲憫情懷和深刻的透視解析，這些都是由於他有廣泛的閱讀的深厚根基。

書籍浩如滄海，這麼多的書，在有限的時間必須要選擇能給予讀者智慧的

書，能夠提供養分的書籍。他提到經典要精讀，可以多讀傳記。傳記，是接近偉大心靈的方式。有些書需要詳細的讀，仔細咀嚼，有些書可以略讀。從書本的閱讀中「追尋」理論、問題進而「發現」與生命貼近的地方。當余光中不讀書時，他閱讀圖畫和音樂。他看中國古典山水畫，還看西畫，詩人並且透露一項特別的嗜好——閱讀地圖。大量的閱讀，廣泛的閱讀，不侷限自己的閱讀範圍，不囿於閱讀興趣，才能真正的領略「讀」的樂趣。

陳義芝，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目前於台灣師大學國文系任教。孫梓評，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花蓮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

### —品味時間—

1. 請說說你最喜歡的一本書。內容是什麼？
2. 「閱讀」可以為你來樂趣嗎？請分享你的閱讀經驗和方法。
3. 請說出你心目中五本必讀的經典書目。選擇的標準是什麼？